

书林漫步

## 子贡的“试探艺术”

◎汪微

“孔门十哲”中的子贡,与宰予同列“言语科”,口才相当出色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载有子贡与冉有的一段对话,你会发现子贡说话很讲究技巧。有一次,为了探明他的老师孔子的真实想法,善于“绕着圈子”讲话,让想得到的答案水落石出。

卫灵公去世时,由于太子蒯聩此前被驱逐奔晋,只好由他的孙子蒯辄继位,也就是卫出公。晋国出于政治目的,又把蒯聩送回卫国,与他的儿子争夺君位,卫出公拒不让位,引起纷争。这时候,孔子领着他的一帮弟子周游列国,正在卫国逗留。对于孔子是否会选择继续留在卫国帮助卫君,孔子的一个弟子冉有感到很迷惘,于是就有了他与子贡之间的一段经典对话——

冉有曰:“夫子为卫君乎?”子贡曰:“诺,吾将问之。”入,曰: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?”曰: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:“怨乎?”曰: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?”出,曰: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伯夷、叔齐乃商周之际的大贤,孤竹国的两位王子。孤竹君死后,二人相互谦让,都不愿继承王位,又谏阻周武王伐纣,武王灭商后宁可饿死于首阳山,也誓不食周粟,显示出仁哲大义的清正气节,被孔子推崇为“古之贤人”。孔子认为,伯夷、叔齐兄弟所追求的是大仁大义,这是作为一国之君立国的根本,他们立下了志向,为实现理想中的最高道德目标求仁得仁,即使饿死,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?既然无怨,就表明孔子对卫国当前的政治局面是不会认同的。相比之下,卫国王室父子争夺君位造成乱局,与伯夷、叔齐兄弟互相推让君位的行为正好相反。这样的乱邦,怎么能留得住愿以仁德治理天下的孔子呢?果然,孔子不久就带领弟子们离开了卫国。

本来,卫国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,卫国是康叔的封地,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。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,与卫国一脉相承,他曾经说过“鲁、卫之政,兄弟也”,所以孔子对卫国的关注度可想而知。孔子这次一路走来,其实原先对卫国的期望值还是挺高的,子贡了解孔子的苦衷,深知如果直截了当地询问老师的去留意愿,可能会得不到正面回答。于是巧妙地旁敲侧击,先用伯夷、叔齐之事来试探一下,便可得知孔子对卫君的态度,从而推断他是否还愿意留在卫国。

听了孔子的一番话,子贡就已经得到答案了,出来告诉冉有,看来老师打定主意了,咱们准备走吧。其实,说起来冉有在“孔门十哲”中位列“政事科”,同样是孔子的得意门生,但他却不敢去问,跟子贡用“试探艺术”调查研究的口才和聪明机智相比,显然还是有差距的。



## 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1)

雷恩·布尔 绘

阿拉丁和非洲魔法师坐在水池边休息。



新书快递

### 琐言赘语

李孝悌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,从明代洪武年延续到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,涉及城市社会、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,为了解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,呈现了帝王、士人、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群众的众生相,构建了活色生香的近代化世界。

### 从数学到哲学

[美]王浩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循着从柏拉图到哥德尔的“数学-哲学家”传统,王浩首次对实事实主义一般立场进行了长篇阐发;广泛、深入地讨论了数学哲学的诸议题;探索了心灵与机器、数学与计算机、知识与生活等话题;还重点考察了逻辑和数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。



### 李安访谈录

[美]卡拉·雷·富勒 编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听李安亲自深度解析代表作,回忆电影拍摄的苦与乐。李安的电影丰富多元、难以归类,他在三大洲、两百年间自如穿行,始终寻求变化与突破,不变的则是他对叙事与人的关注。这一切都在李安的访谈中得到展现。

### 伊甸之东

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小说以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河谷为背景,讲述了两个家族从南北战争到“一战”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。斯坦贝克塑造了他最为迷人的人物形象,探讨了他最为永恒的主题:身份之谜、爱的盲目,以及爱的缺失所带来的凶残后果。

## 钱锺书改胡乔木诗手迹

◎霍加圣

新版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里收录胡乔木信函十七通。其中一封信后附录胡乔木《有所思》七律四首的原文,并影印钱锺书修改后重抄手迹一份。两相对照,改动的地方果然“很多”。

此前,李慎之《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》一文曾披露,胡乔木看到修改稿后不知所措。李慎之前去代为沟通,说:“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,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,像‘红

墙有幸亲风雨,青史何迟辨爱憎’‘铺路许输头作石,攀天甘献骨为梯’……这样的句子,都是乔木的魂魄所系,一个字也动不得的。你不能像编《宋诗选注》那样,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太道学气就不收的。”

《亲友书札》里转录钱锺书随后给胡乔木的回信:“慎之口头向我解释了您的用意,我恍然大悟,僭改的好多不合适,现在读您来信,更明白了。我只能充个‘文士’,目光限于

书边杂写

## 周作人与绍兴酒

◎苗之硕

夏晓虹编《酒人酒事》收录周作人的《谈酒》《谈劝酒》《我的酒友》,“真知酒趣,文章佳妙”。杨小洲说,“知堂老人喜作文谈酒,倘使连同打油诗算在内,该有十余篇这类文字。本书只选其三篇,当是囿于编选局限。但似乎入选这三篇都只在形式,写得较好如《绍兴酒》等并不纳入此册,至为可惜”。《绍兴酒》原题也作《谈酒》,仍不免于“形式”,钟叔河编《知堂谈吃》,为了跟同题前篇相区别,遂改今题。但即便将“十余篇这类文字”凑集起来,周作人在其中反复言说的并不是酒,而是柯灵《酒》所称说的“那一种清绝的情趣”,正不必求其多。

“讲到绍兴酒,就会想到周作人”,这不是夏晓虹一个人的看法。1962年10月13日,夏济安对夏志清说,“近期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讲绍兴酒的小文,我看是周作人所作”。此文题作《绍酒·鉴湖·花雕》,刊于《人民日报》当年8月26日第6版,署名为周芾棠,其实并不是周作人的化名或笔名,别是一人。而夏济安之所以认错,固然与周作人是绍兴人不无关系,更主要的还是因为“凡此皆周作人的趣味也”。同年8月8日,周作人给青木正儿复函,“奉到大著《酒中趣》,快读一通,无任欣幸,鄙人虽是下户,唯颇能领略酒外之趣”。史载五代的周维岳“酒有别肠”,千年后,作为本家后辈的周作人,或可谓之“酒有别趣”。

周作人说,“我是有心吃酒,却是没有实力喝多少的一个人”,至于酒量,“半斤是极量了,那么平常也只能喝且说五两吧,这自然是黄酒,若是白酒还得打个三折。这种酒量,以下棋论近于矢棋了,想要找对手很有点为难,谁有这耐力来应酬你呀”。所以平素的周作人甚少请客吃酒,害怕坏了饮者豪兴,更多的是吃茶,所谓“且到寒斋吃苦茶”是也,并自号所居为“苦茶庵”,以致胡适有诗调侃其事,“想来爱惜绍兴酒,邀客高斋吃苦茶”。

书评书话

雕章琢句;您是‘志士仁人’而兼思想家……我没有能‘逆’您的‘志’,于是‘以辞害意’。查影印手迹可见,李慎之提到的诗句已修改为“丹城一片忘荣辱,青史千秋泯爱憎”和“大好头颅铺路石,不费躯骨上天梯”。

《亲友书札》里另有李慎之致杨绛信,谈到钱锺书为《□□诗词选》所作的跋,劝其编“全集”时抽掉。三联版《钱锺书集》收有此跋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。